

知食分子

李海燕

初雪时节,围炉小饮,是可以列入人生的多少个“不亦快哉”的雅事。所以白先生“晚来天欲雪,能饮一杯无?”的垂问,千载之下,应者云集。今冬的初雪,丰沛而持久,随手涂抹出一幅韵味绝佳的水墨济南,让人惊叹,一直被人诟病又土又堵又霾的大济南,也有这样风姿绰约的一面,当浮一大白。

饮食饮食,饮尚在食前。谈了这么久食物而丝毫未及可饮之物,实在是因为慎重,怕谈不好,宁肯先不谈。比如由初雪引出的饮酒,实在没多少实战经验,只好效书生做论文,谈谈饮酒的技术与伦理问题。

一个饮酒之人,对其做定性分析的话,酒胆、酒量和酒品,是三项必查的指标。

酒量主要靠天分,虽然练习也起一定作用,但起不了决定性作用。这就好比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不是因为努力,而是因为它本来就是天鹅;酒胆基本是性格决定命运,勇怯之分存乎一心;酒品呢,半是遗传半是修炼。喝酒时是真诚还是要诈,喝多了到底是哭还是笑,是睡还是闹,这

能饮一杯无

有遗传的原因,也有修炼的成分。比如晓得自己酒后无德就绝不贪杯或者能够及时退场,这就是修为。酒胆好过酒量,勇也;酒量胜过酒胆,慎也;酒品佳酒量差,笃友也;酒量好而酒品不佳,损友也;酒胆、酒量、酒品三者俱佳,神人也;三者俱不佳,渣人也。神人和渣人都属百年不遇的奇葩,除非“活久见”,不然还真不容易碰上。

这样的抽样式定性分析自然容易挂一漏万,比如东坡先生自述“好酒而无量,饮少辄醉”,然而并不影响他老人家,或饮于赤壁舟中,或丙辰中秋畅饮达旦,而饮酒的副产品居然是瑰丽,旷达的奇章佳句。可见,是否识得酒中趣,与酒量还真没多少关系。就像我师姐批评人时说的:“整日家狂饮滥醉的,居然没喝出点值得八卦的故事来,也算无能、无趣。”

酒宜于群饮,月下独酌也还要举杯邀明月,对影成三人呢。独饮不是不行,但怎样面对比空酒瓶还空虚的心境和为期三天的酒后忧郁,称得上世界级难题。那么问题来了,喝什么、跟谁喝呢?

酒,形态万千、品类纷呈,喝什么一看喜好二看身体状况三看经济实力,不好强求。曾有人总结自己与酒的关系时说了三

句话“好喝酒、酒好喝、喝好酒”,深以为然也,喝什么不重要,重要的是喝点好酒,少而精,更易得酒中真趣。

和谁喝才是重点。我一同事说,我喝酒好打发,我不挑酒,挑人。我的另一个同事说,找个好酒友比找个老婆还难呢。有的人,老婆都换了好几任了,酒友还是那几个。

确实,酒友的品种不比酒的品类少。有人喜欢我自倾杯且随意的脆爽;也有人喜好推杯换盏,你来我往的粘腻。有人喜欢三杯两盏淡酒的雅集,有人乐意划拳猜枚的喧嚣……酒友合适,可使酒集有相得益彰的升华;酒友相左,可能就喝得郁郁甚至最后抱以老拳。所以,在人生不趁意的时候,可以找到相得的酒友醉一场,这几乎称得上人生成功的标志之一了。

讨论饮酒而没有说到醉酒和戒酒,这相当于听戏不听腔调,枉自看了些热闹。醉酒没什么可讨论的,微醺薄醉尚有一二可取之处,大醉只有伤身、误事。但也有人,经常醉酒的人固然不靠谱,但未醉酒的人未免乏味。人生总要有那么一次半次不顾一切地投入进去,不管是为了什么。清人张潮也说过,花不可以无蝶,石不可以无苔,人不可以无癖。因为无癖之

人往往无趣,如果也排一个鄙视链的话,无趣甚至还不如无知,但好过无良。

我一同事某君,据其侄女统计,在报纸上公开宣称戒酒就不下五六次了。这位仁兄还特地给我讲过他某次戒酒、开戒的故事,十足的一个趣人。某次,他去看望一位生病的同事兼同乡,病中的同乡用哑哑的声音缓慢地对他说:“别…喝…了…”某君吓得,回来就把酒戒了。没几天,一位要好的文友住院了,忙跑去看望。文友中风尚在昏迷之中,急问其兄:“怎么前阵子还好好的,突然病得这么重了?”其兄答曰:“前阵子觉得不舒服,说把酒戒了,可能戒得太急了。”某君吓得回来就开戒了。

同事的故事,只说明了戒酒之趣,而戒酒之难,见于外国人写的故事。《小王子》里,小王子碰到一个鬼鬼,问他,为什么要喝酒,他说,因为羞愧。为什么羞愧?他说因为喝酒。一个人醉酒,一定是自己把自己灌醉的。也许,他只是喜欢这种生活,喜欢酒精融入血液燃烧一般的奔流激荡。

也许酒如世间万物,都有A、B面,我们追求它好的一面,便容纳它坏的一面。人和酒的关系,最好是君子之交,人不必征服酒,亦不可被酒征服,倘若相逢,一笑,抿一口,并无恩仇。

坊间纪事

青春誓言

八零忆

86年,六年级,实习,在医学院附属医院。转到血液病科病房,我接手了一个白血病病号,记得是济宁来的女孩。年龄和我们差不多,二十岁出头。长得实在漂亮,清丽脱俗,平生罕见的天生丽质。挺拔高挑,近一米七的个头。

姑娘话很少,表情淡雅,从未见她忧伤哭泣。患白血病,血癌,所以皮肤尤为白皙,衬着黑眉浓发,一种白血病女孩特有的极致绝美。一见之下,怜惜、爱怜之情油然而生。

我是从同宿舍老面手里接的这位姑娘,接手时正好快周末了,姑娘爸妈从济宁来看女儿。爸妈像是知识分子,或机关干部。带点水果、点心和女儿在病房部说话。没有喧哗,没有哭泣。上世纪80年代,对于一个普通家庭,从济宁到济南来一趟也不容易。况且姑娘的病,也不是一两天了。父母也就四十多岁,还得回去工作。记得周末走之前,还给我打了声招呼,拜托照顾女儿。那个年代没有红包,也没有毁损人格的悲凉祈求。

周一上班后,会诊决定再做一次骨髓穿刺。骨髓穿刺,在那个年代,基本上就是拿一个粗糙锋锐、中空的大铁锥子,硬撑着钻到胫骨里边去,直达骨髓。所谓局部麻醉,只在表皮上打点麻药,也就是装装样子。

是我的病号,所以穿刺那天早上,一早帮姑娘整理完毕,用病床车推到另一个楼去。毕竟是一个年轻姑娘,不愿给人看见。用床大白单子,从头到脚整个蒙上,推过院子。

到了操作室,正好赶上二帮见习生在那儿,血液科忘了是哪一只狗屁大夫,带见习。在那儿毫无顾忌,臭显摆地就开讲了。从过程到原理,啰里八嗦,没完没了地操着一口土得掉渣的方言,讲了有二三十分钟。妈的,真想上去一脚给他踹那。病人没有麻醉,意识完全清醒,等着被锥子凿,还要被这么啰里八嗦地详细预习一遍?

医学院附属医院,见习,实习

临毕业离校前,老面写下了这个故事,和这五块钱一块儿,用一大瓶浆糊,一并结实实地贴在了宿舍墙上。

也许这就是我们曾有过的青春誓言吧。也许后来的一天,几个学弟也像我们一样,在这个寒冷、简陋、破烂的宿舍里,承诺起我们的职业、生命誓言吧。

美丽年轻的姑娘,美丽年轻的生命,对不起,我没能为你做点什么。你的端庄美丽,让我我不敢冒昧打搅。你的淡雅娴静,让我我不敢在你生命的最后时光里,多一点点光顾。

多少年了,每当想像天堂里欢乐美丽的天使,这位白血病姑娘的音容笑貌,一定会出现在眼前。

心灵小品

给孩子读书

赵小村

在书店闲转,看到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《人间草木》,顺手翻了翻,见书里配了插图,都是中国画的传世名作,题材是花鸟虫鱼之类,就买了本回家。这是汪曾祺的一些闲散文字,大多数都是我熟悉的。

汪曾祺的文字是地道的中国味儿的。大家都在说汉语,但是把汉语的美妙传达给读者的作家并不多。在我的视野中,唯有张爱玲、沈从文、赵树理、汪曾祺等为数不多的几个作家。作家应该热爱自己的母语,除非不用母语写作,并且也不为自己的母语读写写作。

有典雅有随和。汪曾祺《昆明的果品》中的“胡萝卜”一节:联大的女同学吃胡萝卜成风。这是因为女同学也穷,而且馋。昆明的胡萝卜也很好吃。昆明的胡萝卜是浅黄色的,长至一尺以上,脆嫩多汁而有甜味,胡萝卜味儿也不是很重。胡萝卜有胡萝卜素,含维生素C,对身体有益,这是大家都知道的。不知是谁提出,胡萝卜还含有微量的砒,吃了可以驻颜。这一来,女同学吃胡萝卜的就更多了。她们常常一把一把地买来吃。一把有十多根,她们一边谈着克利斯汀娜·罗塞蒂的诗、布朗德的小说,一边咯吱咯吱地咬胡萝卜。

既简洁又有趣。汪曾祺《昆虫备忘录》中的“狗蝇”一节:世界上最讨厌的东西是狗蝇。狗蝇钻在狗毛里叮狗,叮得狗又疼又痒,烦躁不堪,发疯似的乱蹦,乱转,乱骂人——叫。

这段文字不由令人想起了非洲大草原上的王者:狮子。它是草原上的王,哪一种动物都要对它侧目,胆寒,但是它最惧怕的敌人是一种蜂,蜂会群起而攻之,让它奔走逃窜,那样子极为狼狈。草木自在生命,一枝一叶总关情。对自然的敬畏和尊敬来源于我们的老祖宗。汪曾祺有《济南草木状》篇,其中“一品红”只有两句话:北京的一品红是栽在盆里的,高二三尺。芒市、盈江的一品红长成一人多高的树,绿叶少而红叶多,这也未免太过分了。

和一位写散文的朋友说起这

地方,每个学生都要上去操作一下,拧一拧,试一试,位置对不对,深了浅了?弄到点骨缝没?够不够?还要边操作边讨论。

整个穿刺过程,姑娘都被蒙在一大白单子下,一声没吭,甚至一动没动。等到这一粗鲁、粗暴的过程好歹结束了,师生散去,我再帮姑娘收拾整理一下,准备推回病房。这时我才打开大白单子看一看姑娘如何,发现她满头大汗,满身大汗,牙关紧咬,嘴唇颤抖,两行清泪留过面颊,湿透枕头。

也就是当晚吧,我在病房医生值班室值前夜班。突然看见姑娘颤颤巍巍,左手插着输液管,右手推着输液架,一小步一小步踉跄地向厕所慢慢挪去。

赶紧上去问姑娘要不要帮忙?姑娘浮起一个淡淡带着羞涩的微笑,说不用。

第二天中午,在宿舍里几个同学瞎聊。突然老面一股风地冲进来,一屁股坐在床上,眼里含泪。忙问怎么了?老面从兜里掏出张五块钱票子,啪,拍在桌上。说,“姑娘走了。昨天晚上,我帮着收拾,送进太平间的。这是干这活的老头分我的五块钱。”

我毕业后没做过一天医生,所以姑娘是我一生唯一一个去了的病号。

曲水亭之夜

赵林云

最早一次去曲水亭街,还是很多年前,为了给当时所在的单位找一个经营项目,突发奇想,觉得在那里开个茶社不错,便找了个朋友,带着去考察。

那一趟看了好几处住户,记得最清楚的,是在一户人家院子里,看到一眼泉,有方方正正的石栏,满满一池泉水正旺。当时就想,要是自己院子里有这么一汪泉,此生足矣。

当时,曲水亭街的保护和开发,各方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見,很多事情也就没法推进,我们开茶社的想法自然也就搁了下来。

大约从那以后,我却养成一个习惯,凡外地来了朋友,差不多都会带他们去那里转一转,看一看,久而久之,也不知去了多少次。

这两年,曲水亭街的开发进入良性循环,去的人也渐渐多起来,整个一条街都活泛起来,小桥流水景色重现,道路两边的小店鳞次栉比,粉白墙上多有歌颂济南的古诗词。再往南走,一大片老式民居修旧如旧,家家门上写着风雅潇洒的对联,字体与风格各异。再外面,清冽的流水上有几座造型独特的景观桥。

过了百花洲,再往前不远就是刘氏家。一路走来,右边是各种小店,水道却又变换到左边,有两三米宽,清澈无比,汨汨流淌。好看的是,水道里处处长着半米多长的水草,随着水流摇曳来摆去。一南一北,有两座玲珑的小桥横跨其上。水道靠东的一侧,开了很多家茶社,桌子紧挨着水边,坐在那里,水就在脚下流动,如果足够安静,能听到潺潺的水声。

好几个晚上,我曾和朋友在那里品茶、聊天,不知不觉,两三个小时就过去了,夜色已经阑珊,行人也稀少许多。几棵高大的垂柳,枝条飘下来,几乎要拂动水面。它们更像是历经千年的老者,默默地守护着这里的白天和夜晚。而小桥依然,流水依然。

那一段路,现在还都是石板路。很多年以前,老舍从家里出来,到大明湖去,必经这里。他写下的“一条条青石板砌成的道路在小巷子里延伸,掀开一块石板,就有泉水汨汨流出”,说的应该就是这段路。

再往前,就到了王府池子街,是一片巷子群,曲曲弯弯,左拐右走,迷宫一般。和别

处不一样的是,就在这迷宫般的民居群里,藏着大大小小的泉子,有的在街边,有的在房后,也有的干脆在老百姓的院子里。

腾蛟泉就是最有意思的一个。泉子不大,呈小小的长方形,大约半米多宽,在一个很小的丁字路口墙角,二三十公分深,水面平静如常,只要你伸头看,准能看到自己的倒影。它就那样待在那里,不知有多少年。奇怪的是,那水总是不多也不少,刚刚好,从来没有干涸过,你要舀了去喝,却又总也喝不完。就像是一个有修养的人,身上有用不完,拿不走的美德。

最后的风景区往往也最大,在这里自然就属于王府池子,南北30多米长,东西20多米宽,水下多有泉眼,串串水泡从池子底汨汨地向上冒,如珍珠一般。王府池子又叫濯缨泉,原来在明代德王府院内,后来回到了民间,一直延续至今。

今年夏天的一个晚上,王府池子四号院餐厅,在二楼的露天餐位,我们几个人陪一对从俄罗斯回来的夫妇,男的是歌唱家,济南人,在莫斯科一家歌舞剧院担任主唱,他的新婚妻子是一位俄罗斯姑娘,20多岁,是位钢琴师,金发碧眼,举止优雅,还能学着说两句中国话。喝到高兴处,在朋友怂恿下,两个人亮嗓唱了起来。凉风习习,一片寂寂,那歌声悠扬升起,缠绵回绕,降落弥漫,仿佛要与夜色融为一体。天空中,一弯月牙正从西南向西北缓缓移动。

女诗人翟永明创办的白夜酒吧,在成都乃至全国都久负盛名,却很少有人知道,曲水亭街的一个胡同里,也有一家同名酒吧。相比之下,这个要小很多,统共也就能容纳四五个人,算是那一个的缩微版。

那天,我们最后来到白夜酒吧,在门口逡巡、拍照。这时候,一辆三轮车从西边胡同里过来,四周黑黢黢一团,只有三轮车灯光直直地射过来,有些晃眼,它渐渐走近,然后刷地一下闪过去。不一会儿,又过来一辆摩托车,和先前的情形差不多,一只大灯将整个胡同和来路照得通亮,随着车身的震动,那个粗大的光柱,轻轻地左右摇摆着向我们奔来。那光圈越来越近,越来越大,像是要过来把我们全部笼罩。那一刻,周边浓厚的黑暗迅速向手下退去。我忽然意识到什么,赶紧用手机对准它,想把它拍下来——但是,已经来不及了。

我意识到,这一次错过的,很可能是这一生都不会再拍到的一张照片。

纸上博客

从马克思墓收费说起

(约40元人民币)。此事报道后,网上竟然出现了这样的标题——“想参观,请缴给资本主义40元!”还有更刺激的——“见共产主义导师,付帝国主义英镑。”

1975年,当地一些居民为保护这块墓地,成立了一个民间组织——“海格特墓地的朋友们”,成员多是老年人,并于1981年获得了墓地永久所有权。30多年来,这个组织一直独自担负着墓地的清扫、维护和修缮工作。维护、修缮占地20公顷的公墓,所需费用很粗略不计。为使护理工作持续下去,该组织决定向参观者收取一小笔费用。金钱一旦与马克思挂钩,似乎产生了意外的效应。

对于收费的批评是由《华尔街日报》一篇报道引起的。该报使用了骇人听闻的标题——“资本主义死亡了?”报道称,英国青年政治活动家本·格林那兹基表示:“这事儿非常恶心。马克思墓没有了讽刺的深度,从马克思身上牟利的卑鄙资本家却大有人在。”他拒绝付费参观,只能隔着围栏看上一眼。对于公墓管理方的批评主要来自“马粉”,他们纯洁地认为收费会影响马克思的名声,而不在乎墓地的私人性质。人们对“海格特墓地的朋友们”的宣言

当然也不屑一顾——“我们依靠诸位参观时支付的钱款维护和改善海格特墓地。……我们不受地方议会控制,不被地方议会资助。我们收到的所有善款都将用于墓地的保护:我们不利牟利。”

马克思并不是英国人,他因一生致力于埋葬资本主义而为许多欧洲政府所不容,从而成为一个有国推投的“世界公民”。正是在英国这个资本主义的根据地,马克思不仅从事了推翻资本主义的学术活动(著述《资本论》),而且从事了推翻资本主义的政治斗争(组织第一国际),并最终长眠英伦,埋骨伦敦。人们赞赏马克思这位伟大的思想家,也无不赞赏英国社会巨大的包容性。在当今世界,我不知道还有哪个国家会为自己制度的“掘墓人”保留一块纪念地,而且给予了这位“掘墓人”恒久的尊重。

马克思的主要著作是《资本论》。这个一生研究商品,货币的学者,在他生前缺乏的正是生活必需的商品与货币,只能依靠恩格斯的接济解决无米之炊。马克思并不排斥货币,他排斥的只是隐货币而之后的剥削关系。这些理论在当今时代受到了质疑与挑战,这些实践在当今世界遭遇了挫折与失败。不过,我有些僵化地认为,人们

质疑与挑战的理论,并非马克思理论的精髓,而是自身过时或者别人篡改了的部分。

毋庸置疑,马克思作为一位伟大学者,至今仍然受到人们的尊敬。埋骨异国的马克思,100多年来,其墓地一直受到人们的保留与维护;世纪之交,马克思在伦敦又被被评为“千年思想家”,就是有力的证明。生前的马克思不是国家元首、政党领袖,不可能为自己构筑豪华的陵寝与庄严的享堂。自称按照他的理论和学说,推翻旧的国家机器,建立了新的国家政权的信徒们,却有不少成为垄断了权力、资源、真理的元首与党魁。

据说,马克思逝世时,其葬礼十分冷清与寥落,参加葬礼的只有11个人,其墓碑也十分寒酸与简陋。然而,这个异常发达的大脑,却给人类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,在思想的意义上,马克思从来不是“无产者”。他的理论,他的思想,总是因独占而走样,因垄断而变形。马克思之后的一些不肖子孙们,甚至比他们推翻了的沙皇与总统,还要跋扈与腐败。尽管他们声称“死后去见马克思”,马克思的在天之灵未必承认这些权势熏天、腰缠万贯的“信徒”与“马粉”。



时尚辞典

被微信绑架

积雪草

被微信绑架的生活很多人都有过,每天早晨起床后,不刷牙不洗脸不吃早点,第一时间拿起手机,然后像皇帝批阅奏章一样,逐条逐句,或会心微笑,或不屑一顾,或义愤填膺。尽管那些事情确实实实在自己没多大关系,不知哪儿抄来的哲理句子,也不知是从哪儿转来的网络小段,要么就是晒晒幸福,或是倒倒苦水,可是不点个赞,好像有些说不过去,不发几句评论,怎么对得起自己的存在感?怎么对得起那些辛辛苦苦在微信平台上表演的嘉宾?沉默代表不够友好,甚至心理阴暗,点赞也是一种交情。

刷微信,刷朋友圈成了一种病,比相思更难耐,早也刷,晚也刷,吃饭时刷,等车时刷,亲朋好友聚会时刷,甚至走路时也刷,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,只争朝夕,生怕一不小心错过了身边发生的重大事件。

有一个朋友,因为走路时刷微信,撞入人行道边的法桐上,从此门牙光荣地下岗了,这听上去是不是更像一个笑话?

微信社交平台,看似热闹非凡,认识的人或不认识的人,在微信中逐渐都演绎成熟悉的陌生人,大家熙熙攘攘,你来我往,最糟糕的是,原来熟悉的朋友,经常在网格里、微信中见面,生活中却不常见了,把生活中的好朋友变成了微信中熟悉的陌生人。

一个朋友出门旅行,孤旅天涯,不小心把手机丢了,这简直是一件糟糕透顶的事情,因为不能上微信,不能刷朋友

圈,觉得自己被关在了美丽新世界之外。沿途美景无心赏,驴友聊天也无心听,只觉得世界一片灰暗,每天习惯性地掏右手边的口袋不下几十次,因为手机原来就放在右手边的口袋里,现在每掏一次,心就缺失一点,只盼望着这次旅行能快点结束,然后回家买一只新的手机。

他像一个犯了瘾的瘾君子一样,手足无措,坐立不安,茶饭无心,看什么都不顺眼,干什么都觉得没意思,焦虑烦躁。这种症状一直持续了三天,第四天这些症状有所缓解,第五天就不那么频繁地摸右手边的口袋了,第六天终于可以关注身边的人物了。第七天觉得沿途的那些风景很美,美得心醉,以前怎么没有发现呢?

其实美丽的风景一直都在,当我们对科技,对工具,对微信社交过度依赖或主次颠倒的时候,就失掉了原有的初衷,把一切美好变成了不美好,那不是我们的本意。

每隔十分钟刷一次微信,那样的生活想想都很纠结,所有的时间,所有的心情都是支离破碎的,而且心一直是悬浮的,无法专注,那是你想要的吗?

生活中有很多事情可以消磨时光,比如安静地喝一杯咖啡,让咖啡的香浓一点一滴在味觉上萦绕。比如安静地读一本喜欢的书,让纸墨的芬芳一朵一朵盛开在视线里。比如安静地听一段音乐,让舒缓的音乐在心中慢慢流淌。比如安静地在法桐下散步,让落叶在步步莲花中像蝴蝶一样翻飞……

其实,不刷微信也挺好!

强词有理

安立志

欧洲一些特殊的景点,比如德国小城特利尔(马克思故乡)、布鲁塞尔广场的白天鹅饭店(《共产党宣言》诞生地)、伦敦大英图书馆(马克思读书处)、巴黎拉雪兹神父墓地(巴黎公社社员墙所在地)等地,过去一直以前苏联或东欧游客为主,近年涌来大批中国游客。

位于伦敦北部海格特墓地的马克思墓,更是中国游客经常到访的景点之一。海格特墓地其实是一座公墓,在这里长眠着除马克思外还有斯宾塞、法拉第、狄更斯等世界级名人。马克思墓是一块2米多高的墓碑,上端是马克思的青铜头像,碑座上端铭刻着《共产党宣言》的结束语:“全世界无产者,联合起来!”下面是马克思另一名言:“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,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。”马克思墓其实是包括其夫人、女儿、外孙等的多人合葬之墓。

正如大家所知道的,在发达国家,许多公益或文化类的景点是免费的。然而,今年11月,海格特墓地管理方宣布,马克思墓不再免费参观,参观者需付费4英镑

把这件事讲给一位朋友听。说妻在给五岁多的女儿读汪曾祺的文章,女儿听得津津有味。朋友大笑,说:“你妻太有才了!”我也哈哈大笑:“不是我妻太有才,是汪曾祺太有才了!”